# 皎然生年問題補證

——附論《皎然年譜》涉及皎然集存詩及補遺的問題

## 一、論據再檢討："安知七十年"的指稱

### （一）研究回顧：《贈李中丞洪》一詩的兩分

關於皎然生年的問題向來疑義不大，學者賈晉華《皎然年譜》裡將《贈李中丞洪》"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的表述解讀為皎然自稱時年七十，而該詩的寫作時間可考證為貞元五年，因此皎然生年被確定為公元720年[1]。此外，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的皎然上人傳校注部分[2]、李壯鷹所著《詩式校注》的前言部分[3]也均以此句理解為皎然自稱七十歲而得見李洪，這一問題似乎就此解決，而皎然生年為公元720年也成為定說。不過近來學者張培鋒撰文指出，諸學者將"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聯解釋為皎然自陳之言，實屬誤解詩意，是未能通篇考察全詩的緣故[4]。張培鋒以理校的方式，根據文意的解讀將《贈李中丞洪》一詩分為兩部分，前部分自"深沈閫外略"至"君子情何如"是皎然贈詩，後部分自"伊昔避事心"至"胡爲自塵污"是李洪的答詩，因此"安知七十年"一聯並非源於皎然的自陳，而是出自李洪的答詩，因此不能作為判斷皎然生年的依據。該說法是細讀全詩所得，甚有見地，不過論證過程稍有差誤，且根據《文苑英華》對《贈李中丞洪》一詩收錄的面貌，可以為張氏的理校補充相應

[1] 賈晉華：《皎然年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頁。
[2]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86頁。
[3] 李壯鷹：《詩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1頁。
[4] 張培鋒：《唐代詩僧皎然生年新證》，《古典文學知識》，2022年，第1期，第26-32頁。

的文本證據，姑且成文。為便於討論，先將該詩全篇引錄於下：

皎然《贈李中丞洪》

深沈閫外略，奕世當榮寄。地裂大將封，家傳介珪瑞。至今漳河俗，猶受仁人賜。公初鎮惟邢，決勝無精兵。重圍逼大敵，六月守孤城。政用仁恕立，恩由賞罰明。遂令麾下士，感德不顧生。於時聞王師，諸將兵頗黷。天子狩南漢，煙塵满函谷。純臣獨耿介，下士多反覆。明公仗忠節，一言感萬夫。物性如蒺藜，化作春蘭敷。見說金被爍，終期玉有瑜。移官萬里道，君子情何如？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頓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言如及清風，醒然開我懷。宴息與遊樂，不將衣褐乖。海底取明月，鯨波不可度。上有巨蟒吞，下有毒龍護。一與吾師言，乃於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爲自塵污？

張培鋒一文的首要論證，是對“一與吾師言，乃於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爲自塵污？”兩聯的質疑，指出這絕非一代名僧皎然之口吻，因為並無史料支撐李洪精於佛理，應是李洪向皎然請益佛法，這可以從兩人的詩歌唱和中找到證據，如《觀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軋箏歌》一詩中就有皎然寬慰李洪之語。

至於皎然和李洪之間的佛法探討，《宋高僧傳》和《詩式中序》兩書內存在著大體相近的記述，不過《詩式中序》明確說是皎然向李洪請教宗源、心印等佛法，而《宋傳》的人稱則稍有模糊，被張培鋒

解讀為是李洪向皎然請教佛法，並稱一代名僧皎然絕不可能向李洪請教佛法，尤其請教的還是宗源、心印這些涉及禪宗傳承的根本問題，因此《詩式中序》實為後人偽作，不可信從。不過據筆者考察，《詩式中序》並非偽作，反而可能是《宋傳》的史料來源，這也是《唐才子傳校箋》所持的基本看法[5]，張先生將《詩式中序》斷為偽作的判決，還有待商榷，將兩書相關內容引錄於下：

《詩式·中序》：

貞元初，余與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喧喧，非禪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聆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眞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坐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峯，與松雲爲侶。"所著《詩式》及諸文字，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而笑言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况爾是外物，何累乎我哉？住旣無心，去亦無我。今將放爾，各原其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余，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壬申夏五月，會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爲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溫兮其言，使寒蘗之欲榮；儼乎其容，若春冰之將釋。余乃受辭而退。他日，言及《詩式》，余具陳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簡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歲曾見沈約《品藻》、惠休《翰林》、

[5]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 186 頁。

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偏見，以夙昔爲詞耶。”再三顧余，敢不唯命？因舉邑中詞人吳季德，卽梁散騎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余器而重之**。昨所贈詩，卽此生也。其詩曰：“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黜而竄之，不使瑯玕與碔砆齊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觀矣。[6]

《宋高僧傳》：

貞元初，居于東溪草堂，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入杼峯，與松雲爲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譴，再移爲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偏見，以宿志爲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吴季德，梁常侍均之後，

[6]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9554 頁。

其文有家風，**予器而重之**。晝以陸鴻漸爲莫逆之交，相國于公頔、顏魯公真卿命裨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爲《五雜俎》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7]

上引兩段文字分別出於唐代皎然《詩式中序》和宋代贊寧《宋高僧傳》，自"（余）素知公精於佛理"一句之前的兩段基本相同，張培鋒認為：《詩式中序》"余素知公精於佛理"是皎然素知李洪精於佛理，而《宋高僧傳》"素知公精於佛理"是李洪素知皎然精於佛理，前者是絕無可能的，因此《詩式中序》應是後人偽作，"文理不通，絕不可信從"。也就是說，根據張培鋒的看法，《中序》的"公"是指李洪，《宋傳》的"公"是指皎然。但細細讀來，《宋傳》的"公"指稱的應當還是李洪，而非皎然。

據劃線部分來看，某日皎然和李洪談及《詩式》，某人自陳"宿昔之志"，公反駁稱"不然"，檢出草本閱讀後對《詩序》作出讚歎，並認為"宿志"是小乘偏見。按文理來說，所謂的"宿昔之志"應當是指前文鋪墊的皎然以筆硯為外物，以詩歌為累，將"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的想法和行為，當皎然具陳宿志，李洪於是反駁說"不然"。因此，《宋高僧傳》的"公"實際上還是指李洪，也就是說《中序》和《宋傳》中的皎然均曾向李洪請教過佛理。因此，張培鋒認為《詩式中序》作偽的指控就失去了唯一的論據。更不用說，《宋高僧傳》顯然是改寫《詩式中序》而成的文本，《宋傳》將《中

[7]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728-729 頁。

序》中的第一人稱改為第三人稱，最清晰的證據是上引《宋傳》中畫橫線加粗的一句“予器而重之”，“予”字明顯是改抄《中序》時殘留的第一人稱標記，兩者的呈遞關係清晰可見，況且《宋傳》在“遂舉邑中辭人吴季德”一句，並未說明舉薦吳季德是為何事，卻突然轉述皎然與陸羽之交，語焉不詳，而《詩式中序》則說明舉薦吳季德是與李洪編錄《詩式》，其間行文流暢，前後呼應，並不像張培鋒文中所指斥的那般“文理不通”。

此外，張培鋒一文中還對“方袍客”、“宗伯”加以解釋，作為上述論據的補充。不過，身為一代名僧的皎然不可能向李洪請教宗源、心印等根本法門的問題，仍然是張培鋒一文的首要證據，張培鋒為此決然地否認了《詩式中序》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並以《宋高僧傳》“李洪向皎然請益佛法”的解讀為是。然而回到原文可以發現，《宋高僧傳》文本裡的記述實際上與《詩式中序》一致，兩書中均是皎然向李洪請益佛法乃及宗源、心印等問題，而《詩式中序》的文本也是實際可信的。由於論證過程存在差誤，這條主要論據似乎難以用於支持將《贈李中丞洪》兩分的做法，但這並不意味著該詩兩分的失敗，反而《贈李中丞洪》一詩經重新審視後確實應當是兩分為贈詩和答詩的，論證過程的些許差誤並未影響最終觀點的正確性。下文就張培鋒的基本觀點，對《贈李中丞洪》作文意梳理和文本證據兩重層面的再檢討，可以判斷該詩確實應當二分，前半部分是皎然之贈詩，後半部分是李洪之答詩。

## （二）文意梳理：詩意的兩分

細讀全詩，本詩自開篇“深沈閫外略”以下皆是皎然對於李洪的稱述，直至“頓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仍是對李洪心態的描摹，而其後“安知七十年”順前文而下，本應解為李洪的心態與感受，但在並無任何轉變指稱的標志的情況下，被此前學者指認為皎然的自述，並以此作為判斷皎然生年之根據。

如果按張氏的說法將該詩一分為二，將自“伊昔避事心”以下的詩句視為李洪的答詩，原本行文不暢之處似可以豁然通達，前半部分是皎然贈詩：

> 深沈閫外略，奕世當榮寄。地裂大將封，家傳介珪瑞。至今漳河俗，猶受仁人賜。公初鎮惟邢，決勝無精兵。重圍逼大敵，六月守孤城。政用仁恕立，恩由賞罰明。遂令麾下士，感德不顧生。於時聞王師，諸將兵頗黷。天子狩南漢，煙塵滿函谷。純臣獨耿介，下士多反覆。明公仗忠節，一言感萬夫。物性如蒺藜，化作春蘭敷。見說金被爍，終期玉有瑜。移官萬里道，君子情何如？

自“深沈閫外略”至“君子情何如”一段是皎然所作以贈李洪大致無疑，該部分的視角較為統一，均是由皎然向李洪作出的陳述，先是稱

讚李洪家世功業，“至今漳河俗”一句語指唐代咸亨年間李仁綽於臨漳修渠一事，見《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北道》“臨漳”條下：“南有菊花渠，自鄴引天平渠水溉田，屈曲經三十里。又北三十里有利物渠，自滏陽下入成安，并取天平渠水以溉田，皆咸亨四年令李仁綽開。”[8]故皎然稱漳河之地如今猶受仁人之賜。隨後稱述李洪鎮守邢州一事，見《舊唐書》卷一三四：“其年，悅果與淄青、恆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9]及《舊唐書》卷一四一：“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洺將張伾爲賊所攻，禦備將竭。”[10]詩中“重圍”“孤城”等詞與史傳材料中的敘事均有照應，至於“天子狩南漢”一聯則應是指興元元年德宗奔梁州一事，見《舊唐書》卷一二，梁州是古漢中郡，南鄭為其首縣，故稱南漢。乃後“見說金被爍”、“移官萬里道”幾聯則應是指興元後李洪遭讒外貶一事，而皎然集內有詩題《觀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軋箏歌》下小字注稱“時量移湖州長史”，此即《詩式・中序》稱：“貞元五年正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讁，遇恩再移為湖州長史。”“量移”，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於稱“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11]日本學者八重津洋平補充，量移也包括“流人、左降官任職期限考滿，且考課成績良好，由現在的州縣向靠近京師方向的州縣轉任或復歸京官。”按《資治通鑒》卷四九：“（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

---

8 ［宋］歐陽修、［宋］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012 頁。
9 ［後晉］劉昫 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3692 頁。
10 《舊唐書》，第 3841 頁。
11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149 頁。

下。”[12]此處貞元四年春大赦或為李洪初次量移，至貞元五年正月第二次遇恩量移為湖州長史，故中序稱“再移”，而《觀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軋箏歌》一詩即應作於皎然與李洪初交不久之時。皎然贈詩以“君子情何如”一句作結尾，是詢問李洪此時心境、心態如何，於是李洪答詩開篇正是對這番問詢作出的回應：

> 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頓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言如及清風，醒然開我懷。宴息與遊樂，不將衣褐乖。海底取明月，鯨波不可度。上有巨蟒吞，下有毒龍護。一與吾師言，乃於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爲自塵污？

方袍，僧人所穿袈裟平攤為方形，故稱方袍。李洪自述往昔出於避事之心，已經是僧士之客，因此頓悟了然已經將（此前遭讒貶謫的）王旨視為空而不甚在意，此處以“仍”字微有轉折，是說李洪雖看淡貶謫王旨卻仍然高盼著能為君王獻上方策，這正符合李洪兩次遇恩量移後的心態，存有再返京高任的期待。其後兩聯是說，自己持有這樣的心態，卻不曾想七十歲這一年，有朝一日遇到了您，您的話語如清風一般，使我醒然開懷，……一與吾師您談話，就感到心中開悟。至於結尾“咄哉冥冥子”一聯無論出於皎然或李洪之口，均應是自嘲之語，而不可能是指斥對方冥冥不能明理。前文說到，如果這聯詩是出於皎然自述，那麼“自塵污”一詞並無明確的指稱或照應，但如果以之作

1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7509 頁。

為李洪自嘲，正是李洪對自己此前開悟不足，仍然以致策君王為盼之姿態的自嘲。

### （三）文本證據：《文苑英華》的兩分

上述是文本之內的解讀，以理校的方式將《贈李中丞洪》一詩分為贈答兩首，前為皎然的贈詩，後實為李洪的答詩。至於版本上的證據，現存皎然集諸本均無將該詩兩分的面貌呈現。不過幸於《贈李中丞洪》一詩除皎然集中有所收錄外，還《文苑英華》被收錄於卷二五七，且中華書局 1966 年版《文苑英華》的卷二五七是以宋本所配，因此對於詩歌原貌的保存情況相對可信，而《英華》卷二五七中所收錄的《贈李中丞洪》一詩恰好是將“伊昔避事心”另起一行並題寫餘下詩句的[13]，如下圖所示：

[13] ［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第 5127 頁。

《文苑英華》書影

《文苑英華》內收錄詩歌時確有收錄答詩的情形，圖中雖為李洪答詩另起一行但並未標出詩題，可能是收錄時所據的皎然集中就已脫落。

如果說此前詩歌含義的解讀與說明還略顯困拗，那麼《英華》的版本面貌實在為該詩的兩分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基於前文文本之內的考察，與《英華》版本證據的結合，皎然集諸本所錄《贈李中丞洪》一詩確實應當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分自“深沈閫外略”至“君子情何如”是皎然之贈詩，下部分自“伊昔避事心”至“胡為自塵污”是李洪之答詩，因此“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醒然開我懷”、“一與吾師言”云云，實出於李洪自陳，而非皎然所言，“安知七十年”並不能作為皎然生年的考證依據，皎然生年問題還應再作其他路徑的

考察。

由於皎然現存詩文中似乎還是缺乏切實的證據，其生年的判斷還存在著些許問題，不過根據陸羽將皎然描述為“緇素忘年之交”（《陸文學自傳》）的說法來看，兩人年歲應當相差不小。陸羽的生年是相對確定的，即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如果按先前學者定皎然生年於公元 720 年，兩人僅相差十餘歲，並不足以稱為忘年之交。張培鋒一文認為，皎然曾與顏真卿在湖州共同舉行過幾次聯唱活動，作為這類大型詩壇活動的兩位發起人，皎然與顏真卿（公元 709-785 年）應該大致年歲相當，於是可以將皎然生年大致定於公元 710 年，卒年則按《皎然年譜》中的考證定於公元 793 年。

## 二、再論《皎然年譜》所涉存詩、補遺問題

關於皎然生平及詩文集的相關問題，學者賈晉華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所著的《皎然年譜》一書中已作了初步的考察與研究，不過囿於可見版本、檢索工具及分類觀念等時代局限，不免偶有偏差，本節將對《皎然年譜》中涉及到皎然集存詩和補遺的內容作簡要回顧，並稍加補正。

《皎然年譜》一書中，涉及討論皎然存詩和補遺的主要是“文集

版本流變及集外詩出處真偽”一節[14]，包括兩部分內容：其一是皎然集中的存詩情況，其二是明清以來的補遺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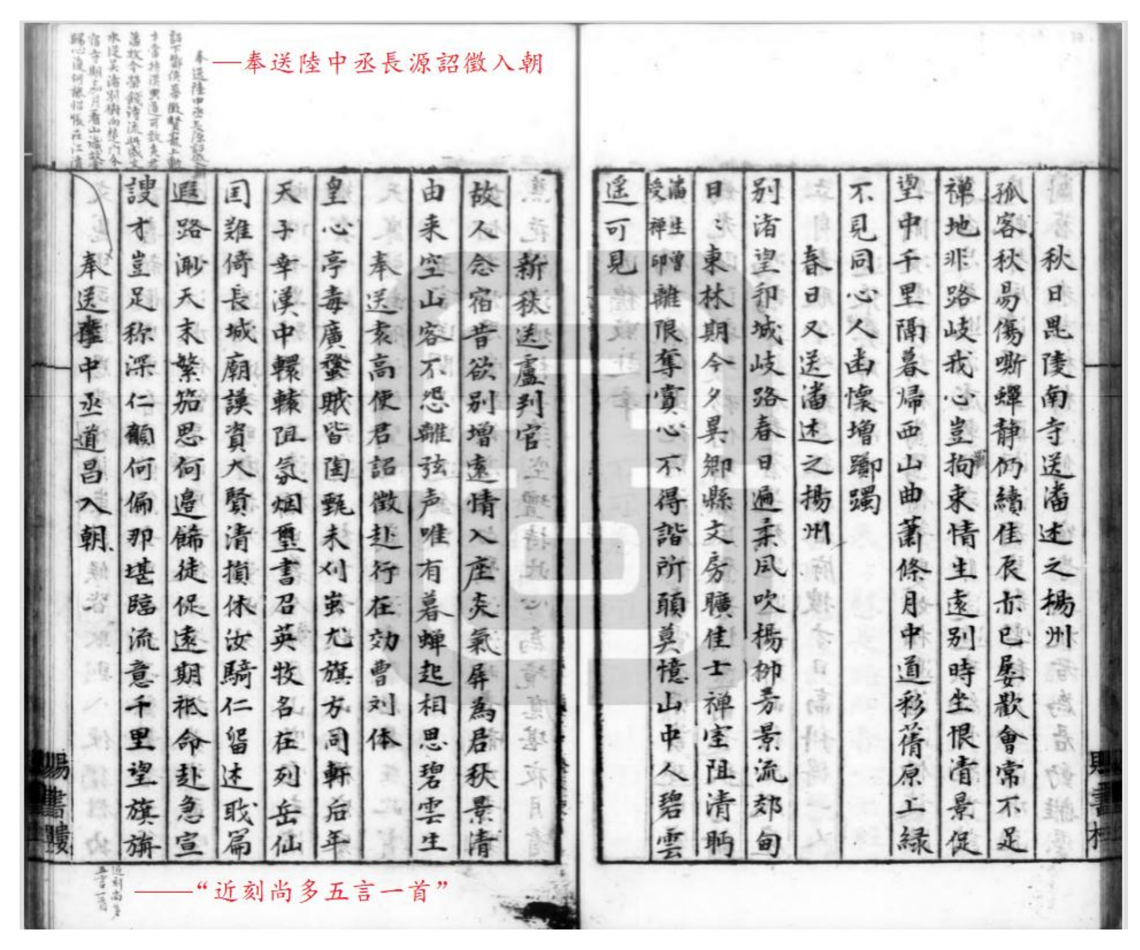
### （一）存詩情況：和詩與脫落

自德宗詔錄皎然詩文，時任湖州刺史的于頔編集作序並進奉集賢殿御書院，皎然別集得以由秘府保存而流傳於世，歷代公私目錄多有著錄，其別稱亦多，如《杼山集》《吳興集》《晝上人集》《吳興晝上人集》等。賈晉華用以考察皎然存詩的主要版本是葉氏賜書樓本《晝上人集》、《四部叢刊》本《晝上人集》兩版本，這兩版本均屬於影鈔宋本，影鈔宋本系統雖有脫落，但大體保存著宋本原貌。賈晉華稱，葉氏賜書樓本《晝上人集》收錄詩文共 526 篇，包括皎然詩文 514 篇，以及唱和者詩 12 首。

據筆者核對，各本《晝上人集》收錄的唱和者詩實際僅有卷一的于頔、韋應物和秦系的和詩各一首，共 3 首。因此，賈晉華所稱的“12 首”之數很是奇怪，筆者推測，《晝上人集》卷十聯句裡“《三言擬五雜組聯句八首》（實錄七首）、《三言重擬五雜組聯句四首》”兩組聯句詩實存 11 首，除去皎然的 2 首後，剩餘的他人聯句恰好是 9 首，賈氏有可能是將以此 9 句聯詩，再加上于頔、韋應物和秦系的 3 首和詩，於是有 12 首之說。此外，賈晉華稱，賜書樓本和《四部叢刊》本篇目次第全同，不過實際上賜書樓本《晝上人集》卷四脫去《奉送陸中

[14] 賈晉華：《皎然年譜》，第 151-159 頁。

丞長源詔徵入朝》一詩，後經葉恭煥校注並補於天頭處，葉恭煥凡據他本補詩均稱“近刻尚多”云云，見下圖。



秋日毘陵南寺送潘述之揚州
孤客秋易傷嘶蟬靜仍續佳辰亦已晏歡會常不足
禪地非路歧我心豈拘束情生遠別時坐恨清景促
望中千里隔暮歸西山曲蕭條月中道彩蘋原上綠
不見同心人幽懷增躑躅
春日又送潘述之揚州
別渚望邗城岐路春日遍柔風吹楊柳芳景流郊甸
日日東林期今夕異鄉縣文房曠佳士禪室阻清盼
潘生贈陵禪師離恨奪賞心不得諧所願莫憶山中人碧雲
遥可見
新秋送盧判官
故人念宿昔欲別增遠情入座夾氣屏為君秋景清
由來空山客不怨離弦聲唯有暮蟬起相思碧雲生
奉送袁高使君詔徵赴行在效曹劉体
皇心亭毒廣蠻賊皆陶甄未刈蚩尤旗方同軒后年
天子幸漢中螺轄阻氛烟璽書召英牧名在列岳仙
國難倚長城廟謨資大賢清擿休汝騎仁留述職篇
遐路渺天末繁笳思何邊歸徒促遠期祇命赴急宣
謏才豈足稱深仁顧何偏那堪臨流意千里望旗旃
奉送李中丞道昌入朝

葉氏賜書樓本《晝上人集》書影

經核對，影鈔宋本《晝上人集》收錄皎然詩 431 首、文 33 篇、聯句 62 首，即皎然詩文共 526 篇，若加上唱和者的 3 首和詩，則有 529 篇。不過由於現存各本《三言擬五雜組聯句八首》皆脫去一首，實存七首，因此聯句實存 61 篇。

## （二）補遺情況：重出與誤入

基於上述影鈔宋本系統所存的皎然詩 526 篇，明清至今已有前人學者作出數次輯補工作，共輯出皎然詩 60 首。這 60 首補遺詩中，賈晉華考證稱《渡前溪》《陪盧中丞閒遊山寺》[15]《宿法華寺》《送重鈞上人遊天台（斷句）》4 首是皎然集中本有的重出篇目[16]，《懷舊山》《春夜與諸公同宴呈陸郎中》《勞山居寄呈吳處士》《浣紗女》《潛別離》《九日阻雨簡高侍御》6 首是誤入的他人篇目。

據筆者核對，此 60 首輯補詩中的重出篇目實際上還有《待山月》和《宿吳匡山破寺》兩首。《待山月》一詩，皎然集於宋本系統中已將其錄於卷六，季振宜《全唐詩稿本》輯補皎然詩時，從《萬首唐人絕句》所收 13 首皎然詩裡，將包括《待山月》在內的 9 首一齊編入皎然詩的第四卷之末，故這九首詩的編錄次序在《萬首唐人絕句》和《全唐詩稿本》兩書裡是一致的。故此，賈晉華將此篇誤認為是季振宜後補的詩，實則只是作了位置的簡單調換。此外，後補詩《宿吳匡山破寺》和皎然集卷六的《題餘不溪廢寺》一詩略同，亦應屬於重出篇目。

至於賈氏稱誤入的 6 首他人篇目中有《九日阻雨簡高侍御》一詩，賈晉華只稱該詩是由季振宜補出，但不確定出處，不過根據“摧巾”、“素髮”之語，認為作者必非僧人，應當是他人詩誤入。經考察，該詩最早見於宋代蒲積中所編的《古今歲時雜詠》卷三四，書中此處同

15 《陪盧中丞閒遊山寺》除首聯外，與《五言和閻士和、李蕙冬夜重集》略同。
16 賈晉華：《皎然年譜》，第 159 頁。

時收錄詩《九日與陸處士飲茶》《九日同盧使君幼平吳興郊外送李司倉赴選》《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親故》和《九日阻雨簡高侍御》四首，題作者為皎然，且《九日阻雨簡高侍御》題下有小字“時與高公近鄰”，雖然皎然集中並未見有相關“高”姓人士的交遊記錄，但除賈氏所稱“素髮”一詞不符外並無確切證據可以定論，或許未可輕易判為誤入，仍應保留待考。

綜上，皎然集在影鈔宋本 526 篇詩文的基礎上，經歷明清以來的數次補遺，所輯補的 60 首詩中包括 6 首重出篇目，5 首他人詩誤入，再除去陳尚君師《全唐詩補編》從影鈔宋本系統《晝上人集》526 篇裡輯出的《三言重擬五雜俎》1 首，後人實際補出皎然集外詩 43 首、聯句 5 首，即現存皎然詩文 474 篇、聯句 67 首，加上皎然文 33 篇（暫不計入《全唐文》所補的《詩式總序》《詩式中序》《寄贈于尚書書》3 篇），皎然共有 574 篇詩文存世。

**参考文獻：**

［1］［清］孫詒讓.周禮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後晉］劉昫 等撰.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4］［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M].北京：中華書局，1956.

［5］［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1995.

［6］［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唐］胡璩.譚賓錄[M].清鈔本.

［8］［宋］李昉輯.文苑英華[M].北京：中華書局，1966.

［9］李壯鷹.詩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10］賈晉華.皎然年譜[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11］成亚林. 皎然集考[D].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12］张培锋.唐代诗僧皎然生年新证——兼说大数据时代的文本细读[J].古典文学知识,2022,(01):26-32.